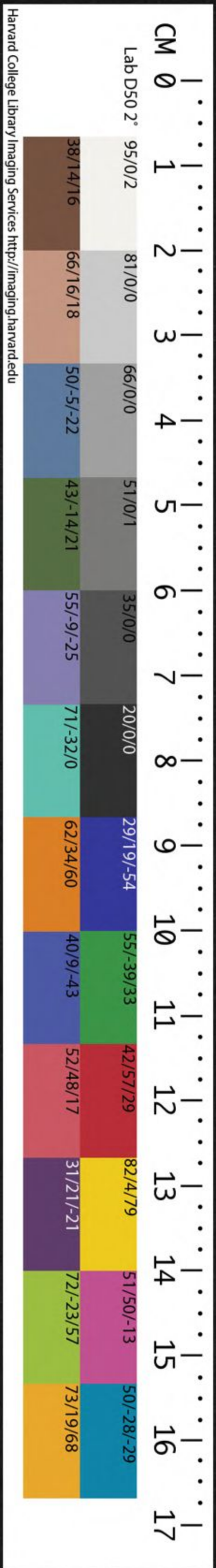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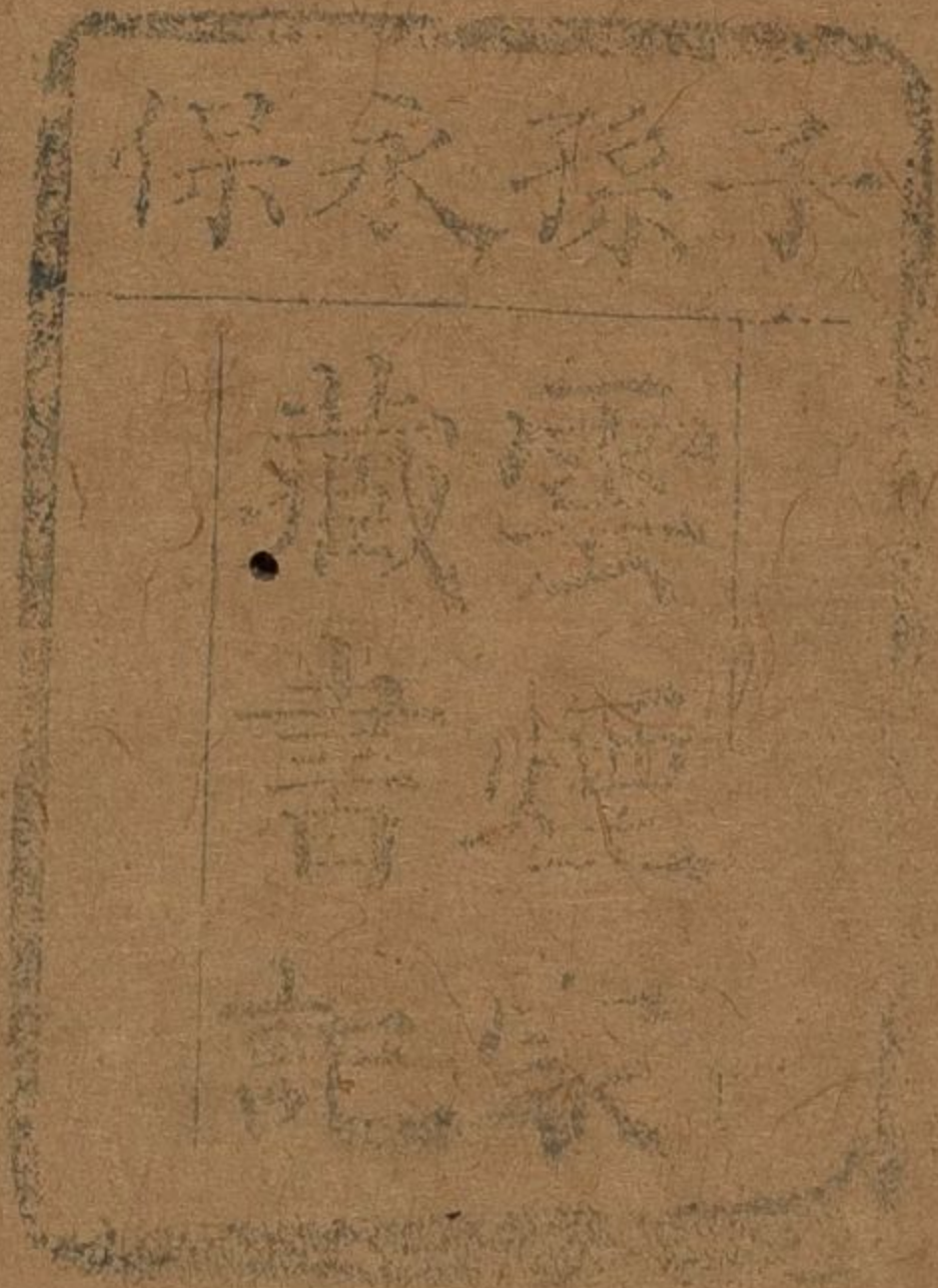


T856/3228(3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31

MAR 30 195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虛齋蔡氏曰心體之所以

為大者蓋天體物而不遺其精神之全付於人而為心故

無所不具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應乃與天地同性則心之

其大也是則非惟性出於天心亦出於天也

所具之理

無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內少墟馮氏曰性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如心是心。心之仁義禮智。是性。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如丟過仁義禮智之性。言心是也。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景逸高氏曰。理者。天理也。

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敬齋胡氏曰。心。渾是一團。理。理不明。則心便欠。缺。便有蔽。景逸高氏曰。此心。廣大無際。常人局於形。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盡。故能極其心。

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虛齋蔡氏曰。此心。本來無一理之。不具無一物之。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若不能盡窮得許多道理。則心體為有蔽而無以充其所以為大者矣。萬理雖具於吾心。然必一一窮之。此理方實得諸已。而心體之全。

者。方無不盡。胡雲峯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愚謂。積累用功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本文。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故曰。物格之事。又曰。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得盡耳。中庸言盡性。孟子言盡心是也。盡心者。知之盡也。盡性者。行之極也。都是工夫到頭處。敬齋胡氏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心一。足以知天下古今之理。以其元具在內。涵養者。所以致其知也。既知其理。則其所

從出亦不外是矣。次崖林氏曰。盡心。知性有先後。知性知窮理之時。必然窮到所從來處。故窮理之極。即有達天之妙。非知性之外。又有知天之功也。虛齋蔡氏曰。知其性。則知天。或以性為理之所當然。天為理之所以然。未是。蓋未至知天。亦未足為知性。未有知性而違天者。才說着理。

便究到所以然處。○敬軒薛氏曰：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性知天，則天蓋性即理，而天即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體無不貫。苟不知性知天，則一理不通，而心即有礙。何以極其廣大無窮之量乎？是以知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矣。○在物曰性，在天曰天也。性也，一源也。故知性則知天矣。○景逸高氏曰：程子曰：天人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愚謂真知天，自是形體。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隔不得。

**至之謂也。**次崖林氏曰：盡心知性，俱以成功者言。知性若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盡心即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敬軒薛氏曰：天者性之所自出，即天命之性也。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整菴羅氏曰：理之所在謂之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之所有謂之性，故非知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求放心，是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便是窮理。窮理須有漸次，至於盡心，知性則一時俱了，更無先後可言。○因之吳氏曰：此節全要拿定一性字做主。若把心性二字平看，便不得解。○通考莊渠魏氏曰：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只爲人有這形氣之私，方寸間被這許多私欲重重間隔，如何與天相似？惟聖人爲能盡心，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包括宇宙在方寸間，雖有形氣亦自間隔不得。○敬齋胡氏曰：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景逸高氏曰：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湛然大虛，此即天也。心性天總是一箇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敬齋胡氏曰：無事時不教，養謂順而不害。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養謂順而不害。

存謂操而不舍。敬齋胡氏曰：無事時不教，養謂順而不害。

紫峰陳氏曰盡心由知性知性則知天然心既盡矣又貴乎有以存之使其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能為一身之主性既知矣又貴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其當然之則而勿喪其本然之真○觀濤王氏曰心有出入故須操而不舍性無存亡純是天理故只須順而不害○不是盡心知性了方去存心養性只是並行不悖○虛齋蔡氏曰存心兼動靜養性亦兼動靜但養性於動上工夫居多故曰事事順理若喜怒哀樂之未發時固亦須有養也故曰息有養瞬有存○次崖林氏曰存心工夫兼動靜者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者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戢山劉氏曰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是一個工夫却須兩句說正如宋儒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少墟馮氏曰存心養性詞平而意串存是收放心養是養德性存如擇地下種養是有了此種方可涵養蓋心有道心人心之別能存則人心去而道心現矣養

也者即勿忘勿助也○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敬軒薛氏曰天命養此道心之謂也○之性渾然無間故

存心養性即所以事天也○太極圖說君子修之吉即孟

子存心養性之謂也○敬齋胡氏曰存心養性以事天吾心

之理即是天故程子曰言合天人已剩著一合字○虛齋

蔡氏曰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天之與我以心所

以為吾一身之主使有以酬酢萬變而不可須臾離者也

吾而放之則違天矣故存心所以事天天之與我以性止

使吾之一動一靜皆體是以行不至於冥行而妄作者也

吾而戕之則違天矣故養性所以事天○次崖林氏曰事

天與知天不同必窮理之極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

就可言事天矣○景逸高氏曰夫子只言求仁不言存心

仁即天天即心也○孟子言存心養性所以事天知天則心

性即天也○彥陵張氏曰上文從心性上點出知天來見

心性所在即是天所在只是不曾下存養工夫便與賦畀之初不相似耳存心養性正是事天之實蓋天生個人便

把心性交付他。能保守其所賦之理。惟恐其有違於天。則即所以事之也。所以二字要玩。

### 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歿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少墟馮氏曰。有歿有壽。是

常事而人多以歿為變。以壽為常。常者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少。則援欣羨處。那是一件不從貳字上生來。若能動得破歿壽。乃人生常事。便是不貳。不止歿壽為人生常事。毀譽得失。貧富榮辱。都是人生常事。○莊渠魏氏曰。天之生人。譬如朝廷除官。人之具此性。便如官之有此職。歿壽便如歷任。如何。歷任。久近。居官者。但當盡職。不負朝廷。更不必問歷任如何。君子之學。惟求盡其在。我之性。不失乎天之所命而已。歿壽一聽於天。豈可以此而動其心哉。○東鄉艾氏曰。人之禍福。莫大於天。壽夭。壽且不貳。小窮通得失。又無論矣。故舉其重者言之。

非透悟生死之說也。且所重危在修身。以俟。若非修身。而但從不貳起見。則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亦將謂之歿壽。不貳。

耶。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虛齋蔡氏曰。修身以

壽字言。此二句要相連說得緊。○省菴吳氏曰。歿壽二句。雖分屬知天事。天然意實一貫。○因之吳氏曰。此章雖是

知行意思。却極渾融。歿壽不貳二句。知處便是行。行處便

是知。蓋謂之歿壽不貳。便含着修身以俟。死意。曰修身以

俟。死乃其真能不貳於歿壽也。但就二句分開細看。則歿

壽不貳者。知天之極功。修身以俟。死者。事天之極功。故朱

註。遂作兩項開貼耳。且上文存心。即存其所盡。立命謂全

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紫峰陳氏曰。心性皆天與我。壽天。最人心易動。而自始至終。亦人之未易保全者。故必

性無一毫之不知。心無一毫之不盡。或壽或天。略不足以

介諸懷心無一息之不存性無一息之不養以修身為已  
任值至死而後已如此則天賦於我之正理無不全而歸  
之矣非所以立命而何○虛齋蔡氏曰窮理而至於死壽  
不貳則理之窮者無所不至也力行而至於修身以俟死  
則行之力者亦無所不至矣如此則人道已盡而天之所  
賦畀於我者無不全而歸之矣人之能事畢矣故曰所以  
立命也○立命命字應上二天字蓋天乃理之所從以出  
者一則曰知天一則曰事天此則言天之所賦三段所歸  
一也然則此命字以理言矣下章意與此同獨命字義與  
此異○次崖林氏曰此命字是天命之謂性之命立是植  
立不墜之謂天之命於我者至為完備若有一理之未盡  
不能立得命以死壽動心而怠於自修便有欠缺不盡者  
矣命何由立修身以俟之則為善之心至死不倦此理之  
在我者無一不盡天之所以命我者植立不墜矣故曰所  
以立命○觀濤王氏曰命主理言與上死壽不同蓋心性  
合而成身乃天命我之實落處吾修吾身無所疑貳則即

心性是命而死壽所不  
能搖奪故曰所以立命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

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

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齋蔡氏曰太虛以

氣言者如浮雲之過太虛是以太虛當太空○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者成之者性是理載於形氣中也專是理不謂  
之性專是形氣亦不謂之性○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  
心字是純好字即本文之存心盡心者也小註以為盡人  
心道心者

未得其旨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

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

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死  
 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  
 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  
 而不足以為智矣。因之吳氏曰通章語意盡心知性便是  
 夫做到盡頭處即所以立命矣。孟子主意只是欲人於心  
 性上着力徹始徹終無少休廢盡人合天更無餘事矣。○  
 釋山鄒氏曰此章總是以人合天之學首節是造其理之  
 智次節是履其事之仁末節是智仁各造其極所謂窮理  
 也。立命者智仁各造其極而人之能事畢矣。○整菴羅氏  
 曰孟子盡心一章實與大學相為表裏蓋盡心知性乃格  
 物致知之驗也存心養性即誠意正心之功也修身以俟

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子得聖學之傳實惟在此始終條  
 理甚是分明且學而至於立命地位煞高非平生心事無  
 少愧怍其孰能與於此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虛齋蔡氏曰莫非命也非  
 是該正命與非正命意乃

是指吉凶禍福等言。孟子所言固不肯該非正命者以為  
 命也。○小則為吉凶大則為禍福。○次崖林氏曰莫非命  
 雖曰吉凶禍福其意則承上文歿壽言。○紫峰陳氏曰莫  
 非命也命字以正命言蓋既謂之命則無有不正者矣。孟  
 子見世人有為惡取禍而亦歸之於命者故有下文云云。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

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觀濤王氏曰順  
 受其正重正字



蓋同一命也。而正不正分焉。君子惟當順受其正。則不可蹈於不正之意。已見於言外。○因之吳氏曰：順受非是。糊塗順去。全是下文盡道意。但此處未便露耳。順字與逆字相反。且如行險僥倖。與命作對。此便是逆。一味修身待其自致。此便是不與命忤。故曰順。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命謂正命。巖墻墻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

壓之禍。虛齋蔡氏曰：曉得正命者必不肯行險以巖墻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須會其意。凡行險以僥倖者。

皆立乎巖墻之下者也。此一句與順受其正一句互相發。故緊要帶着順受其正說。下句方分正不正兩股。以盡此意。○景逸高氏曰：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因之吳氏曰：盡道正所以

順受盡道以順受正所謂修身以俟死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墻之下者同。皆

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次崖林氏曰：桎梏而死與立巖墻而

自取不歸之正命亦立教之意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

末句未盡之意。紫峰陳氏曰：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然盡道而死。順受其正。乃所以立

命也。若桎梏而死，則非所以立命矣。故曰發其末，句未盡之意。通考涇陽顧氏曰：吾儒亦只是理會生死。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已。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又曰：盡其道而死。又曰：所欲有甚於生，看生死甚輕，皆其深於理會生死者也。○幾亭陳氏曰：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爲曾孟者，流爽然於其故，從而玩之，則莊周者流也。玩以求樂也，慎則寧焉。而巳無復一事曰寧。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

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虛齋蔡氏曰：仁義禮智四字已盡矣。必曰

凡性之所有者，以貼在我者之義也。○上三句虛說下方指出言，惟其在我，故求則得，舍則失，而求有益於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

虛齋蔡氏曰：求之有道，不可以非道苟求。

也。然雖求之，亦未可必得也。得之則有命，兩句雖平意自相連。○因之吳氏曰：其求之也有道，在名節不可棄，廉恥不可捐，分義不可越，豈容妄求。縱求之也，亦自有命，不可必得。這裏語氣多少轉折，只是要人絕意無益之求意。

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貢父黃氏曰：世之舍內以求外者，乞墻登壠，無

所不至，求其得，非求其不得。然在我者，有益於得，在外者，無益於得。孰若反其外求而求之我也。蓋以有益無益撥轉內外之關。○敬軒薛氏曰：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內者，必可得。未可必者，一聽於天，必可得者，當責諸己。○君常

馬氏曰喚醒在有益無益四字  
指點在求在我求在外兩句

○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

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涇野呂氏曰聖賢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

參看俱是為中人以下提醒指示耳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

次崖林氏曰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人之心原無一件欠缺其有欠缺者人失

之耳非其本然也本然對當然說此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

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

性分之內也

虛齋蔡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是性性之大綱即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蓋有是仁在

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在此矣義在

二者亦然○守溪王氏曰此物指有物有則之物言蓋舉

物而見則也如言父子是仁之理在我言君臣則義之理

在我○甘泉湛氏曰性量無不包故萬物皆性分中物○

巖泉徐氏曰萬物指理言我指人身言人有此身便有此

理萬般具備一無欠缺是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曰理而曰

物者理皆在物物莫非理○戴山劉氏曰萬物皆備而後

成其所為我若一物不備我分中便有虧欠○通考整菴

羅氏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

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

伯昭倪氏曰此理原足於吾而所備之身故曰反身反身說得重

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敬軒薛氏曰反身而誠則實有諸已矣。次崖林氏

曰反之於身而所備之理若子之孝則真實是孝無一毫

虛假臣之忠則真實是忠無一毫虛假此便是如惡惡臭

真實是惡如好好色真實是好一般故曰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之實然。觀濤王氏曰誠只是實理自然註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是下學之誠非

聖人之誠也特以為例耳。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

利矣。月林丘氏曰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乃從下文強

反身而誠者自然其為樂孰大於是。衷一李氏曰樂是心

之境仁者之域也。沛然無不順適此正可以見皆備氣象。觀濤王氏曰皆

備之理件件完足亦件件活潑故曰樂莫大焉。樂只是天

理活潑之趣。註云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假如事親從

兄之理反身而誠則觸於親便孝觸於長便弟生惡可已

何等活潑。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彊上聲

彊勉強也。恕推已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  
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  
人。虛齋蔡氏曰推已及人亦只就君臣父子事物細微上  
說。即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大學所惡於上母以  
使下云云也。次崖林氏曰有天理而無人欲仁也。反身  
而誠則欲盡理純此便是仁。其有未誠則是為私意所隔  
而理未純便不得為仁。強恕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而行乃是磨礮私欲底方法。虛齋蔡氏曰心公應私意之隔字理得應理未純字不可  
謂心公理得了於仁則為近須看上文庶幾二字。雙江

舞蹈不知  
何等活潑

聶氏曰誠則無事洞然入荒皆在我闔樂莫大焉其次未  
至於誠不免猶有人己之間惟強恕而行善推其所為則  
私意無所容故能視人猶己推己及人而求仁為近也西  
銘一篇全自孟子翻出來○觀濤王氏曰萬物皆備於我  
此仁體也誠即誠此仁恕即近此仁之方○通考少墟馮  
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就如皓月當空纖塵不染可見  
一物不容而後萬物皆備彼反身不誠萬物不能皆備者  
還是自家心上有物還是自家心體不乾淨○景逸高氏  
曰萬物總是一物故一物皆備萬物我亦一物也萬物一  
我也即萬為一故藏密處不容一些散漫即一為萬故推  
行處不容一些間隔○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  
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釋山鄒氏曰此章總  
是勉人盡性之學首節言理之具於人下二節言得之之  
妙與其求之之方總是言性之所以盡不重在第其安勉

之等上○虛齋蔡氏曰反身而誠者夫子  
之一貫也強恕而行者曾子所謂忠恕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

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者多也○虛齋蔡氏曰輔氏謂所當然是事所以然是理不

然蓋曰行日習者事也日知其所當然識其所以  
然者理也下句終身由之即其事不知其道即謂理也下  
一句只是總上二句言○行者據成迹而行耳習亦然所  
謂行之猶所謂日用飲食也如父坐而子當立彼見父亦  
立也臣拜而君受彼見君亦拜也但不知子之立而父之

坐者以父者子之所天。父固當坐而子固當立也。臣之拜而君之受者以君者臣之元首。臣固當拜而君固當受也。此行之而不著者也。如是而行之不已則習也。既習矣於其所當然者或能知之矣。而又不能識其所以然。如父之坐子之立其所以然非出於安排也。一出於天命之性。自然然而有不得不然者也。君之受臣之拜其所以受所以拜者非出於矯僞也。一出於天性之真。自然而有莫覺其然者也。道有當然之則便有所以然之故。行之而不知其所當然。固為不知道。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則僅知其所當然。亦均為未知道。敬軒薛氏曰。學者大患在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心細密則見道。心龐則行不著。習不察。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慊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病矣。袁一李氏曰。道是率性之道。即日用常行而著察之理。自在人都是外邊循習。

不曾向心裏體會。故雖終身由之而亦不知。麟士顧氏曰。按行與習是由之淺深。著與察是知之淺深。觀濤王。氏曰。眾以人言。東鄉艾氏曰。此只是虛虛。慨歎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發且深望學者之無自安於凡民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

辱之累矣。次崖林氏曰無恥者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為人

而為仁為義為禮為智不為人役無復可恥者矣故曰無恥矣。○虛齋蔡氏曰四恥字皆同惟下一恥字作恥辱說似以事言然其實亦是無可恥也皆以心言。○雙江聶氏曰恥之一念是起死回生底丹頭無恥是無生理故孟子往往指出點化人而周子亦云。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

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因之吳氏曰言恥心關係人品豈不誠大人字要重看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承菴姚氏曰機械是中有反覆無定所為之事

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

心也雙江聶氏曰為機械變詐之巧者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恥其安也習而熟之

充然無復廉恥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無所用其恥也

○虛齋蔡氏曰機械變詐指姦心詭計而行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其恥蓋恥者人所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耳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觀濤王氏曰不恥不若人緊根無所用

用恥說○虛齋蔡氏曰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至終為禽獸之歸無望聖賢之域矣何若人有○無回沈氏曰人皆有恥彼獨無恥是即此一事或不如人矣更何望其學好人做好事故曰事事不如人或

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

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

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

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

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虛齋蔡氏曰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蓋有感於當時

而言也○何獨不然喚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賢王

好人之善而忘已之勢賢士樂已之道而忘人之勢好字

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大○致敬以心言盡禮以禮貌儀

物言○月川曹氏曰道德屬內富貴屬外在內者重在外

者輕知乎此則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承菴姚氏曰善

即道也君慕曰善士守曰道○麟士顧氏曰古之賢王至

忘勢一截古之賢王至忘人之勢又一截蓋兩平語也故

王公以下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

言之妙○因之吳氏曰王公不致敬四句正見忘人之勢

意○申甫鄭氏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獨上貴之

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玩何獨不然四字倒重賢士邊

為是蓋為戰國妾婦之徒發也士不自重奈何使人重之

○月林丘氏曰此章大意還重在賢士一邊言賢王固能重士而賢士亦能自重也何今之不然也耶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鈎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觀濤王氏曰此章雖從遊說起而後面道理甚大不粘定遊說蓋句踐所好乃遊說而孟子吾語子遊則借以引之於自得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虛齋蔡氏曰遊說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故語以

人知亦囂囂而無以為欣人不知亦囂囂而無以為戚也此兩句源頭便是自尊德樂義來觀濤王氏曰人知之是說得行人不知是說不行俱就遊說上說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

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次崖

林氏曰德謂所得之善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也義謂所守之正如進退出處之不苟是也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人知之則心中自有可愛可求而不在乎富貴固囂囂也人不知之則心中亦有至貴至富不戚

戚於貧賤亦囂囂也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人知之則見得富貴是吾分所當得何足為欣固囂囂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是吾分所當安何足為戚亦囂囂也故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虛齋蔡氏曰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自得也不慕乎人爵之榮不徇乎外物之誘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欲即外輕此所謂囂囂也○敬軒薛氏曰外慕者內不足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

之實也

虛齋蔡氏曰窮不失義窮而尊德樂義也達不離道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上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

人不知為窮知為達也蓋此又說開來看士字可見○次

崖林氏曰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者。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功言。此則推出一步就其行事言也。觀本文故字及總註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意可見。○  
月林丘氏曰窮主於守。故曰義達主於行。故曰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

果如所望也。

虛齋蔡氏曰。槩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下一條。又云此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以本文

古之人三字見得。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

月川曹氏曰。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

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虛齋蔡氏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尊尊者言其理。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者。言其理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

民。則又指實而言也。○次崖林氏曰。既言士得已民不失望。又即古人之事以實之。故曰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

實。○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得志澤加於民。是達則兼善天下也。下二句。即上二句意。○觀濤王

氏曰。窮則獨善其身。因其窮則歛之。善非有損也。達則兼善天下。因其達則充之。善非有加也。無加無損。應器器意。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敬軒薛氏曰。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

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為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

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次崖林氏曰：士內重而外輕者，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無往而不善，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以下事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

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虛齋蔡氏曰：豪傑之士，既解曰有過人之才智，又曰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蓋據見在言，則是有過人之才智，原所以而言，則是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

為也。

覺軒湯氏曰：感發有為，緊根降衷秉彝二句。來在復性上說。○自溟徐氏曰：凡民豪傑，其品局皆由心自

造。孟子此語，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之實心。一墮於凡想，即凡民心。一作豪傑想，即豪傑。○心齋王氏曰：凡民與豪傑，只在一念肯不肯之間。○虛齋蔡氏曰：勉人當以豪傑自期，毋以凡民自待也。○觀濤王氏曰：或疑凡民豪傑指資言，不見勉人意，殊不知性善本同，而氣稟或異，能反其性之同，則人人豪傑矣。○教字乃風教之教。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音欲

坎

附益也。

次崖林氏曰：附雖訓益，只是加之，不是既富而又加之也。 韓魏晉卿富家也。林

丘氏曰韓魏之家兼富貴說註雖解云富家然晉卿字內已有貴在矣欲然不自滿之意次

林氏曰自視欲然者自視若不足也是自檢身心不自滿足其所欲者固有在也觀濤王氏曰非韓魏之家猶不

滿其欲只是自家視自家與未有韓魏時無異此尹氏亦道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又不但自視欲然矣

曰次述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不把富貴來當事過

人處只就此上見得與論語巍巍一般人遠全在識趣上見得觀濤王氏曰所謂識者亦只是

在物我上看得分明我本無物物本無加於我觀上文不徒曰欲然而必曰自視欲然可見矣虛齋蔡氏曰此言

常人之情往往為富貴所動而不能自持也感歎之辭通考因之吳氏曰附字極重附益也以其外物故曰附對

本來言故有附之名孟子甲晉楚藐大人一生學問得力處全在此一字看得附字透便會欲然不然其不為韓魏

所顛倒者鮮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

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

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

是次崖林氏曰播穀乘屋之類乃民所自為生者似難言使民還是上之事去使民要其本心則欲佚之者如鑿

池築城等事矣然註曰播穀乘屋之類則固有以該鑿池築城等事矣○生道殺以下文殺之而不怨照看只是

作刑殺說謂興兵伐罪不無殺人者覺不是○貢父黃氏曰二道字要看心雖主於佚與生事實不得不出於勞與殺窮勞正所以成其佚殺正所以成其生是乃所謂道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

次崖林氏曰驩虞感上之恩也霸者有心

於民感故其民感之皞皞忘上之恩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觀濤王氏曰廣大對狹小言感恩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無怨咨亦無欣喜莊子所謂使天下欣欣焉樂之是不恬也使天下瘁瘁焉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廣大是自得底程子曰驩虞有規模自得是廣大底趣味總是一忘字意

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

自然乃王者之政

敬齋胡氏曰王者行所無事霸者有所造為○紫峰陳氏曰驩虞者受其惠而

知有其惠也皞皞者被其仁而不知有其仁也所以然者以霸者有所造為而王者事業出於無心也

楊氏

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

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虛齋蔡氏曰此二句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霸者之氣象○敬

齋胡氏曰聖人為政感發天下之心同歸於善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所以其民皞皞霸者之政是用其私意智力假仁義以收人故其民歡娛然其所以感者私而狹所為者險而勞是以功烈之卑○因之吳氏曰王民皞皞正好把天地父母體貼看且如雨露之恩及於草木燕詒之恩施於子孫彼為草木子孫者若以為當然何有沾沾感戴之意故先儒論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可謂善論王道矣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

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

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

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次崖林氏曰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

皞如也所以致民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處註最明白○觀

濤王氏曰次節正皞皞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

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

化次崖林氏曰註身所經歷不必真個身親經歷世風聲

教化之所被便是然必曰身者對心之所存言也所存

是心故所過以身言與之相對○觀濤王氏曰如舜之耕

人無不化化字乃不應意也非王道狃其迹意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

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次崖林氏曰所存者神要不出過化

人施政教心中存主要民化而民就化便是所存者神過

化是運用處用也存神是主宰處體也○觀濤王氏曰神

之心民便喻而化之何可測也若只說化之速則即所過者化內已有速意了如孔子之立斯立

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虛齋蔡氏曰非舜只是其

是過化孔子只是存神舉成文之類乎過化與存神者耳立行來和都是過化處存神意全在斯字上

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觀濤王氏曰王者之治有過化存神處天

地之化亦有過化存神處天地之神化所流無處不到聖人之神化所流亦無處不到正與下小補相反舉一

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次崖林氏曰君

子過化存神便是天地之氣一嘘而萬物皆生一吸而萬物皆成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是說

者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觀濤王氏曰過化存神俱是王業不可以過化作業存神作德

德在言外而學者所當盡心也虛齋蔡氏曰所過者化一段不

是說不怨不庸以後底事只就不怨不庸以前底事亦不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

理○殺之而不怨云云便是過化其所以然處便是存神紫峰陳氏曰過化存神一節只是就皞皞上贊王道之

大耳不是推說○因之吳氏曰所過即化王者不知也所存即神王者不知也二句內正好想見王道無心之妙王

霸之辨只在有心無心之間孟子論王霸全在此處分別○敬齋胡氏曰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

之公一者誠地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偽也費盡智計方能

小補於世雖不無功乃事業之卑者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

尤深也虛齋蔡氏曰人言發於已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所試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觀濤王氏曰政雖是法制禁令然謂之善政則亦能得民但不及善教耳法制政之立也教令政之行也善教註以道德齊禮解道德教之本也齊禮教之興也此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虛齋蔡氏曰此以

政教得效之小大言即論語道之以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一節之意孟子則各有所主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敬齋胡氏曰孟子言善

率天下之民務農重穀以生天下之財而國家亦賴其貢賦非是重斂以得民財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剝取民財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亦此意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

也虛齋蔡氏曰民畏之民愛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兩意雖曰民愛之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

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財也得民心不止謂愛君言民有恒心也更有不遺其親之類與孟子首章本文意同○善政得民財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不止愛君而已孝弟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况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為本亦未嘗不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為大誤故朱子於論語道齊章有此其相為終始不可偏廢云云且仁言亦豈君子之所免哉○次崖林氏曰民愛異於得民心者民愛是初感其教而悅之得民心是其教既成民入其教而與親上死長之心也故註曰不遺其親不後其君○民愛之其效淺得民心其效深○因之吳氏曰民畏非重足而立之謂乃兢兢凜凜奉法守度也○觀濤王氏曰此章上二節平重末節單申政教以言聲不待釋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

觀濤王氏曰天機自動人力不預故云本然之善○涇陽顧氏曰孟子蓋以不

學而能點出人心良能以不慮而知點出人心良知非謂學能障人却把良能來掃之慮能障人却把良心來掃之也

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戴山劉氏

曰孟子言本心言良心言不忍人之心言四端之心不一而足最後又言良知良能益勘入親切處凡以發明性善之說此陽明之教所自來也其曰致良知亦是知皆擴而充之之意然以之解大學殊非本旨○觀濤王氏曰吾人用功學慮自不可廢不學不慮乃是指指出本體之良若用功則當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曾說及耳未可說壞學慮也○通考涇陽顧氏曰良能不學而能槩以不學而能為良能又不得良知不慮而知槩以不慮而知為良知又不得何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是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

也。孩提之童無不知甘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色也。亦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自愛親敬長充之則為聖。為賢。自甘食悅色充之則為愚。為不肖。豈得一而良之。况乎知誘物化。日增一日。則甘食悅色。口熟一口。向之不學不慮者。不見有分毫之足恃也。今欲轉生為熟。轉熟為生。將必由學慮而入耶。抑可以安然無所用力。漠然無所用心。而致耶。○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圓滿。却又與他拈個充字。出來謂之充。即不免學且慮矣。嗚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義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分曉。却又與他拈個辨字。出來謂之辨。即不免學且慮矣。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

聲下  
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虛齋蔡氏曰。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

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虛齋蔡氏曰。上謂良知良能。此知愛知敬。只有

知字何偏也。曰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次崖林氏曰。此是言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以孩提之童來說。最親切孩提之童無知能者也。無知能者而有知能可見是良知良能也。○整菴羅氏曰。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耶。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

仁義也。

虛齋蔡氏曰末節重在仁義字上親親是仁敬長

以其達之天下也蓋仁義天下之公理也此親親敬長之

所以為仁義也。次崖林氏曰仁義性也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言孝弟是人性也無他達之天下是明孝弟所以為仁

義處益性者人之公也孝弟達之天下而無不同所以為

仁義也。達之天下猶云通之天下。因之吳氏曰合下生

來使人人有此愛敬是愛親敬長所性而有者也愛敬即

性性即仁義故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即所謂

無不知愛親無不知敬兄正與前不學不慮緊相關應。

孩提之愛親這便是仁稍長之敬長這便是義此何以故

愛敬達之天下也若不是仁愛何以人人皆同若不是義

敬何以人人皆同信哉舍愛敬之外不復有仁義也故人

欲盡仁義惟無失其孩提稍長之真心而已。彥陵張氏

曰達乃達德達道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無推此及彼之

意。三山盧氏曰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兩節意看朱

子小註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意思圓亮。麟士顧氏

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言仁義在此此二句最重欲人自

得之無不知愛無不知敬無不即同也既出乎人之本

然必通乎人之同然也。涇陽顧氏曰不學不慮之說孟

子最吃緊為人處當時人心陷溺曾不省自家性命為何

物語及仁義或見以為奇特或見以為高遠且疑且憚莫

敢承當於是孟子特為他標個良知良能出來若曰你看

孩提之童他何嘗曉得所謂學所謂慮也却沒一個不曉

得愛親及其稍長他何嘗曉得所為學所為慮也却沒一

個不曉得敬兄這愛親敬兄是恁麼即你向來以為極奇

特極高遠且疑且憚莫敢承當之仁義也却何等平常何

等卑近縱欲自暴自棄如之何可故曰此孟子吃緊為人

處也。紫溪蘇氏曰欲人不失其良心也。

理齋諸氏曰欲人知仁義非外鑠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

虛齋蔡氏曰舜雖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終是與深山之野人自有不

同處故着幾希二字此句大意是說他無異於眾人下文以及其二字轉過方說異人處○因之吳氏曰幾希二字

要看得好言其所以異者特幾希之可見而已若論大舜胸中蘊蓄必有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然就此時而論

呈露無幾雖其不容終藏之中不無稍顯見亦甚不多特幾希之微而已蓋聖人之心至虛

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

覺軒湯氏曰聖人之心四句當入在下半節意內蓋由其感而

遂通者而推本其虛明之體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言之不應即作上半節意看

所不通

虛齋蔡氏曰聞一善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都是他習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若決江河是狀其

勢之順也○應字對感字說彼感而我應如此其速而見諸行事意亦在其中矣分明是樂取諸人以為善也如好

察適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嘗不見諸行事也○觀濤王氏曰其應甚速應字當觸發二字看萬理原在聖心

停蓄但不觸則不發耳○七澤袁氏曰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

已存及若決江河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世易

日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

於此正此章之意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袁氏曰此章語氣與吾與回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通考因之吳氏曰舜之居深山便

與深山之野人為伍。居木石遊鹿豕。都是胸中空空洞洞。身世兩忘境界。故聞善言見善行。遂沛然莫禦。蓋惟一物之不着。乃能無一物之不受。一事之不染。乃能無一事之不通。舜之所以莫禦。全在上半節。莫把居深山等作間看。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

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

心釋山鄒氏曰二句都就應事時說詳能反是心言反求其所不為之心而無為之反求其所不欲之心而無欲

也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麟士顧氏曰上

兩句即擴充意非又因此而擴充之故曰如此而已矣因之吳氏曰此節只要說得不為不欲四

字重不為不欲那個沒有這一點真心人只消無為當初

所不為無欲當初所不欲如此則無適而非義了此孟子

全是一把真心提醒人。不為不欲此真心也無為無欲有

一。刀兩段之意。無為失節事就為全節事不欲貪便欲

廉如此而已矣乾净直截更無別事。截山劉氏曰斬釘

截鐵胸中先淬一利刀方有建豎可言。虛齋蔡氏曰集

註所謂義不可勝用者不可對人而言此章單言之義也

無為無欲字內四德俱有大註義不可勝用入在如此而

矣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虛齋蔡氏曰德就心說術就處事之方說德字廣慧

特其一端如仁德之愛也義德之宜也禮德之節也信德之實也術字亦廣術之知猶言術之巧也德之慧明無不

照也。術之知處無不宜也。次崖林氏曰：在心之理謂之德，慧聰也。其德之聰，有以灼事幾於未然，處事之方謂之術。知巧也。其術之巧，有以善事理之當然。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彥陵張氏曰：憂患以開聖賢也。今人一經險阻，自謂不幸，不知才識經一番磨煉，過來即事變當前，如鋒愈淬愈厲，作用自不棘手。古人謂晏安為鴆毒，意正如此。  
通考：洞初張氏曰：以正大心，誦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知以邪曲心，窺見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

觀濤王氏曰：獨字之義，謂臣之中獨有孤臣，子之中獨有庶子，皆不

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

術知也。

虛齋蔡氏曰：操心危則專一而不敢肆，慮患深則精密而不敢忽。故於事理能達，若安處順境者，其

心多漫然，與人情世故不甚相入，而能有德慧術知者，鮮矣。次崖林氏曰：操心危者，戰兢恐懼，常恐其身之陷於

禍患也。慮患深者，思患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也。霍林湯氏曰：操心是恐懼意，慮患是修省意。蓋操心危是恐懼

不敢自安，若只空空恐懼，何益？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即是慮患深，不必分先事臨事。觀濤王氏曰：

事理即臣道，子道所當然。達字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慧處之當是術知。微弦徐氏曰：操心慮患若只為自身

免禍計，夫亦何難。惟其身處孤孽，而其心欲成全君父，向使形迹稍露，未免觸其所忌，不得不深計熟慮，以冀一悟

則凡可以自盡，與其所以感格君父者，蓋不知費幾許心曲也。麟士顧氏曰：此節即其人以明之。紫峰陳氏曰：

張文潛送秦少章序曰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伯。子胥不奔則不能入。卦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此序之意有所本。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安婦之道也。

虛齋蔡氏

曰容與悅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則在臣言其事是君則專為容悅而已恬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也。○次崖林氏曰則為容悅言專為取容悅也要看個為字有專務之意。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

念也。

巖泉徐氏曰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不重只要形容出眷眷於此而不念意。○虛齋蔡氏曰事君人者其

發謀造慮千方百計只要其君悅安社稷臣者其發謀造慮千方百計只要社稷安故曰如小人之務悅其君。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

麟士

顧氏曰天民民字只是未行無位故曰民耳必看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則此時尚未行如伊耕莘呂鈞滑不謂之民而何但其全盡天理則曰天民耳。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

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虛齋

蔡氏曰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其所抱負者大而不可肯小用其道也。○觀濤王氏曰天民正所謂先知先覺乎

天理者。達可行於天下。即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堯舜。其君堯舜。其民意。

伊呂之徒。麟士顧氏曰。今人於伊呂意。亦無不解者。但皆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是主其不輕出而言。醒甚。○月林丘氏曰。社稷臣功名之士。天民道德之士。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次崖

曰。正己無功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曰。德博而化是也。○巖泉徐氏曰。正己如何。便能物正。其道德流注精神風采。彪炳發揚。天下聞之而傾慕。見之而愛敬。自能使人動則變。變則化。上能格君。下能易俗。不識不知。轉移世道。非至誠之德。不足以與此人品至此極矣。何功名道德之能擬哉。○此章言

人品不同。略有四等。虛齋蔡氏曰。此章論人。品通指為人臣者言。容悅佞臣不

足言。兩若張氏曰。註言人品有四。等。其實容悅之臣。不當比數。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

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

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紫峰陳氏曰。大人較諸天民。尤為自然。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次崖林氏曰。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若是王道之成。則仰不愧。俯不怍。固其所必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其樂尤不讓夫英才樂育也。○彭山季氏曰。此言君子之樂。不必在於王天下。雖窮亦自有所性之樂。○因之吳氏曰。此孟子深見三樂之可樂。故特以王天下形之。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次崖林氏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則天倫無虧人生之至願得矣故曰一

樂也○自溟徐氏曰此二句是一家太和景象○虛齋蔡氏曰無故亦多端或天死或患難或相違或不良或不協皆其故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敬齋胡氏曰人心全

不安心便愧作心廣體胖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其樂可知有息則

餒矣○因之吳氏曰俯仰天人不愧不忤如此做人在天地間生平無未了之事心中無未畢之願反之幽獨毫

無不得於心靜言思之毫無不慊於志雖夢寐也是安穩雖蓋棺也是瞑目到此真覺心暢神怡○次崖林氏曰今人心中纔有一事不慊便覺不樂俯仰無愧樂可知也然欲俯仰無愧亦不容易故詩以克己解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

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

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虛齋蔡氏曰英才謂

才之英者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有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孔子有教無類而孟子必欲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蓋有教無類者聖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而所賴以廣斯

道之傳者則非英才莫之敢望也。孔子初心亦欲得中行而與之。其不可得故思其次。○次崖林氏曰：得天下英才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孟子亦未能酬其願者。然七篇仁義與夫子之書並傳。蓋雖不得當時之英才而樂育之後世之英才實聞其風而沾其教也。○麟士顧氏曰：孟母三遷而及門止一正子。固是久事。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

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因之吳氏曰：一樂天倫一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

要把可樂意說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霍林湯氏曰：末節申上三節全要得兩意相形與首節虛實不同。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次崖林氏

曰：君子欲之者其道可行。君子之志也。所樂不存者其施有限而道未大行也。○觀濤王氏曰：欲樂皆是行道澤民。但有淺深。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

虛齋蔡氏曰：中天下而立猶云

宅中圖治不必謂天下四方而我却居其中央四海極地所載而言地外皆海也。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衆民而已。樂之者樂其道之大行也。欲字狹而淺樂字廣而深。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因之吳氏曰：重所性不存焉。言道之大行雖亦是君子所樂然畢竟是外面事業。

無關所性。下二節正申明所性無與所樂之意。○次崖林氏曰：所性與所欲所樂，虛實不同。則兩個不存，亦當異看。所樂不存，言未足為樂也。所性不存，言性分不。因是而有加也。故下曰：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

不。因。大。行。而。性。以。之。增。添。窮。居。不。損。言。不。因。窮。居。而。性。以。之。減。少。所。以。然。者。蓋。自。稟。賦。之。初。吾。人。各。得。之。分。固。已。定。也。○分。者。分。也。其。所。分。者。即。其。分。也。分。有。多。寡。之。數。皆。定。於。初。分。之。始。性。雖。不。可。以。各。寡。言。然。天。以。理。全。賦。於。人。而。人。全。得。之。於。已。便。是。其。合。得。之。分。也。自。其。繼。善。成。性。之。時。固。已。定。矣。○觀。濤。王。氏。曰：定。者。定。於。有。生。之。初。也。分。定。於。有。生。之。初。遇。定。於。有。生。之。後。其。初。已。定。其。後。安。能。移。之。○以上。文。觀。之。大。行。是。得。位。行。道。窮。居。是。不。得。位。行。道。也。得。

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殊。不。知。性。之。有。此。發。用。如。燈。有。光。耳。燈。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藏。於。櫃。中。燈。體。不。損。○景。逸。高。氏。曰：分。得。為。分。天。之。生。物。人。人。分。與。全。副。家。當。本。分。之。內。無。纖。毫。欠。缺。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麟。士。顧。氏。曰：此。節。言。所。性。不。存。之。故。下。乃。正。言。所。性。又。不。加。不。損。之。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粹音粹見音現盎鳥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

虛齋蔡氏曰蘊

字對分字說分字外面包裹上說蘊以其中之實物事說蘊猶實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次崖林氏曰：根字最重。草木有根方能生。枝幹仁義禮智根於心方能生色氣。

稟不為之拘物欲不為之蔽。則是根栽培深厚不致殘傷。而暢茂條達其生自不可遏矣。○景逸高氏曰四者之入於心如木之於地根深抵固故能發榮滋長暢茂條達而生色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益

豐厚盈溢之意。次崖林氏曰清和潤澤之貌。即所謂德容自清溫也。豐厚寬大而厚重也。盈溢從容

有餘。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

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虛齋蔡氏曰

威儀全在手足上。故言四體。易文言亦曰暢於四肢。○次

崖林氏曰四體如何待言而喻如手容未能恭必待檢束

然後恭足容未能重必待檢束然後重此似言而後喻也。今不待檢束而自然恭重便是不待言而自喻總是自然不待勉強意。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

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

曰。粹而益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虛齋蔡氏曰。此以君子言也。故註云。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若常人雖同具此性於心。謂之根於心。則未也。根有

植立堅固之意。其性實為已有也。生色二字通貫下三句。皆仁義禮智之流行呈露也。蓋有諸中必形諸外。故兼言

之皆為性之所蘊也。○霍林湯氏曰。粹益等字俱當着在仁義禮智上。論粹然生於面者。仁義禮智之英華。益然生

於背者。仁義禮智之暢茂。不言而生於四體者。仁義禮智之條達。○因之吳氏曰。君子所性只根心一句便道盡了

下。粹而益背等見四德根心有無限妙處。○觀濤王氏曰。根於心是在心中做根也。常人四德固具於心。然謂之根

者更有栽得牢固物欲不能搖之之意。根深則自有生意。故生色生色便是發出枝葉。○省菴吳氏曰。根字生字相

應朱子曰有些子私意那根便刻斷了便無生意所謂根者全無私意而栽培深厚也根深者其發也必茂。晬而益背皆其生意之流行呈露而已。○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虛齋蔡氏曰君子所性章亦為不得大行而發以此見孟子當時雖曰不得以遂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然所性自存亦何為不豫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虛齋蔡氏曰天下有善養老者

是承文王事而泛論個道理如此○因之吳氏曰已歸歸字只是就其養此與前二老章泛論來歸意不同蓋彼只重在二老之來歸此却重在我善養老則有以致仁人之來歸也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

雞二母毓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毓二也餘見前篇。虛齋蔡氏

曰此一條且慢說文王養老字出只說文王治岐之政如此下文方承此言之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與

也。無饑。獨言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於此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只要得無饑寒耳。老者却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因之。吳氏曰。此節正為下節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三句張本。制田里即五畝百畝之謂。教樹畜即樹桑雞。蕪之謂。導妻子即匹婦蠶匹夫耕之謂。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蕪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觀濤王氏曰。制其田里四句。只是因民之利而利之耳。趙註非家賜而人益之。正言其別於小惠也。○因之。吳氏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不然。文王之恩亦有所遺。安能便無凍餒哉。此字正指制田里四句。大抵此節全重非家賜而人益意。田里樹畜妻子。民之所有也。制之教之導之。使養其老。所謂非家賜而人益。正在此處見得。○嚴泉徐氏曰。述文王之善養老而仁人歸。有歆動時君行養老之政意。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易歛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虛齋蔡氏曰。易田疇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於農畝也。與薄稅歛。

俱主在上人說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觀濤王氏曰食以時重在非時者

用皆教民如此也財不可勝用從民可使富看來是富者

不復貧○虛齋蔡氏曰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

豈不入洿也以至果實未熟者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

雞豚狗彘之畜以非祭和賓客之需不妄烹宰

類○整菴羅氏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

財用日窘風俗日敝皆由制度繁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

食宮室輿馬以至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

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

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是在朝廷而已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

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焉於  
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

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虛齋蔡氏曰聖人

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指易薄時禮四項○麟

士顧氏曰菽粟如水火必無之事也只形容其至足耳○

次崖林氏曰新安蒙引俱以仁為推己之有餘濟人之不

足蓋緣上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與說來依愚見

只是有恒產有恒心意○觀濤王氏曰民非水火一喻註

宜其愛而反不愛者多故也會意最真愛惜吝也○徹弦

徐氏曰民非水火四句只是引起語意歸重使有菽粟如

水火上而民焉有不仁又推言富民之效如此○省菴吳

民無不仁。蓋既富則民皆知禮義。其為善也輕矣。此全未及教上。○東鄉艾氏曰。此與上章制田里教樹畜等皆就聖人尋常經制上說。上為養老而言。此則通論養百姓之理。而教即行乎其中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

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

次崖林氏曰。登東山小魯。登太山小天下。

就聖道上看。便是處賢人之地。下視一才一德之士。小處聖人之地。下視賢人君子小。○觀濤王氏曰。登東山二句。是寓言。非喻也。東山不及太山之高。聖道却無兩樣。只是在一國高乎一國。在天下高乎天下。註視下益小。非謂孔

子茂視國與天下也。但據地位言之。若有不足。當其一盼者。

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

觀也。

麟士顧氏曰。所處屬聖人所見。屬學者。

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

之意。

次崖林氏曰。登東山而小魯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為水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

觀於海者難為水。是起下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句。○

月林丘氏曰。聖人之所造。即魯之東山。天下之太山。而人之視之。即觀水於海。聽言於聖門也。故字承上。非兩平意。

惟其視下益小。則人皆見其大。而小者不足觀矣。○水乃江河之巨流。言亦賢人之格論。不可小看了。○觀濤王氏

曰。聖言雖非即聖道。畢竟與水不同。還當重言。邊遊於聖人之門者。亦貼聞聖言。意說難為言。不但異端曲學之言。

雖賢人以下見道立言。稍不及聖人之精當。亦難為言矣。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

次崖林氏曰湍波流

源頭深遠洪大。方能起波瀾。方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

也。虛齋蔡氏曰。日月惟其有明。故於容光。觀水之瀾。則知

其源之有本矣。月林丘氏曰。觀水觀其源也。然源不觀曰

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觀濤王氏曰

明照及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亦必

照。○虛齋蔡氏曰。瀾處正是大其源。即是本。必照處正是

大其明。即是本。註則知其源之有本。謂知其源之為有本

也。蓋本是通用字。曰源者。專就水言。曰明者。專就日月言。

非謂源與明之外。又有所謂本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

渾然之中。萬理畢具。十變萬化。其出無窮。故人但見其道。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虛齋蔡氏曰。所積

成章而文章外見也。麟士顧氏曰。程子曰。成章者。篤實而

處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

大光輝。○觀濤王氏曰。何故必下個成章字。蓋大賢以下

皆露精彩。故言成章。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因之吳氏

成章通彼。是後達。不曰成章。則達。而曰不成章。不達。必用

經說達於聖道。譬如幾層階級。逐層進步。皆可言達。此方是漸字。○次崖林氏曰。盈科後進。是滿一坎而後進。一坎其坎亦不一。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亦隨地位而言。與斐然成章一般。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有個成章。善便成個善。信便成個信。美便成個美。大便成個大。這便是成章。如此說方與盈科後進相似。○麟士顧氏曰。觀海觀水流水雖三節皆言。○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水自是三樣意思。比喻。○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嶧山鄒氏曰。此示學者以希聖形容聖道之大者。有本末節言學。聖道者必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也。幾亭陳氏曰。日月不停者也。血氣不還者。也。天壽不可期者也。恒慮有不及行之善。

不及改之過欲不孳孳得乎。○孟子說孳孳為三字。是大有經營在。非寂然自守而已。言雖未至於

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少虛馮氏曰。雞鳴而起一章。正為

際到旦晝時紛紛攪亂。千態萬狀。良心便易蒙蔽。無論惶忙奔馳不暇。檢點又無論因循混過。不知檢點。縱有檢點之心。亦不得如雞鳴而起之時。清爽明白。是以孟子既說夜氣。又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為利。正欲學者。趁此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為之一檢點耳。○觀壽王氏曰。雞鳴固是夜氣清明之時。然自雞鳴而起。便去為善為利。便含得日夕不已意。○徒字活猶曰。是舜一邊人。是蹠一邊人。○月林丘氏曰。孳孳是就行事上說。若止念慮。則何待雞鳴。又何消起。○涇陽顧氏曰。凡做人。須於起頭處。便着精彩。有一生之起頭。有一日之起頭。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就一生之起頭處。推出一個源頭。令人直直認取。當初帶下底心。曰雞

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蹠之徒也。是就一日之起頭處推出兩個頭路。并令人密密勘破。後來攙上底心。起處正無往不正。縱或偶誤。亦易滌除。起處斜無往不斜。假如偶合。亦易消蔽。是故趨未定者。願其審幾之早也。一生不過百年。一日不過百刻。少而壯而老。夫不復能轉而少壯。且而晝而夕矣。不復能轉而且晝。是故時已過者。願其回頭之早也。念哉。景逸高氏曰。每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為。若不切實煅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涇陽顧氏曰。人只有善惡兩路。既曰孳孳為善。應曰孳孳為惡。舍惡而曰利。反覺放寬一步。何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好善而惡惡。只緣起一點利心。凡事但問孰便我者。遂向前。孰不便我者。遂退後。更不服。

問善惡耳。故為惡者為利之標。未而為利者為惡之根本也。與其禁之於標。未不若禁之於根本。所以舍惡而曰利也。辭若平而意更切矣。因之吳氏曰。上兩節須緊合說。若分開看。後頭間字便不得明白。

###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東鄉艾氏曰。雞鳴而起為善者。

舜之徒也。非便為舜也。為利者蹠之徒也。非便為蹠也。猶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所以積為舜極為蹠。亦自此分矣。故曰舜與蹠之分。衷一李氏曰。人品懸絕。分開兩路。川分兩念。相隣微分。界限日間。涇陽顧氏曰。吉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為善。凶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為利。孟子又就上提出雞鳴而起一語。更覺十分警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是利與善之分。孟子又就中點出一問字。更覺十分細膩。

### 善與利公私而已。

矣。幾亭陳氏曰伊川先生以計較是才出於善便以利言

也。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愚

謂善利二者相並在這裏一邊是善一邊是利當其中乃

是間二者雖分乃是初分處故相去未遠只爭毫末如此

看庶幾明白。或問間與會子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

別曰間比獨幾又後一步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

故曰獨其端甚微故曰幾待既發後善一惡二者相並

在此其中間則曰間。因之吳氏曰天下道理只有善利

兩端。天下人品只有舜蹠兩途。舜蹠之分只在善利之間

出此入彼更別無駐足之處。敬軒薛氏曰舜蹠之分造

端於善利之間充越於天壤之異。人心惟危危是欲墮

未墮之間不知察其幾而以道心制之則遂墮於人欲流

而人於禽獸矣。少墟馮氏曰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

究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

敢望我便下一等縱不能如舜必不至如蹠中間還有站

身處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

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

分。人擇術舉舜蹠而言以見其相去之遠曰利與善之分

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

也。虛齋蔡氏曰利與善之間此利字與善字不必說太精

微只是明白相反者為善者從天理上做為利者從人

欲上做其曰講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此圈外楊氏

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敬齋胡氏曰聖學以敬為本者敬可以去

昏情正邪僻除雜亂立大本。○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然畏懼底意思。敬有肅然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着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如何便存得天理。蓋心中只是理。別無欲放其心理。便失敬則心存理便。在主敬不是更有一敬將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主敬是專要如此而不間也。居敬持敬亦是如此。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

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觀濤王氏曰楊子見得人各有我人各自治其身而吾事畢矣。此別是一種學問。又不是泛猶世人之自私者而已。

此意難識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林

丘氏曰摩是以他物來觸突之。自頂至踵將一身盡摩也。○虛齋蔡氏曰拔毛摩頂俱是假借詞。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總是言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總是言苟可以利天下者無不為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

執其中。虛齋蔡氏曰：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其為我不

不墨而中立以為道。固其兼愛不至如墨子之泛蓋不楊

者也。此是不識中故。近近道也。觀濤王氏曰：近之近似於

說蓋彌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矣。權稱錘也。所以稱

物之輕重而取中也。虛齋蔡氏曰：權稱錘也是個不

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敬軒薛氏曰：時中是

死法而不活。觀濤王氏曰：權稱錘也。值輕重而移者也。

時乎已重而人輕則獨善而不嫌為我。時乎已輕而人重

則兼善而不嫌兼愛。今子莫必於參用

楊墨一半為我。一生兼愛故曰無權。是亦執一而已矣。

虛齋蔡氏曰：想當時為楊氏者則非墨氏為墨氏者則非

楊氏。子莫蓋見二者之各有是處而胸中則全無歸一主

張故兼取二者之中以為中而當時之人亦必有以為勝

於二家者。惟孟子精義入神故明闢其與楊墨同科。執中

為近之。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麟士顧氏曰：無

權只如執稱中間以為之中。謂為輕重適均有是理哉。○

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

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

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

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通考覺軒湯氏曰：中以權為用權

不膠於一都無定理不成個中亦不成個權此處要識得清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

次崖林氏曰為我則失於為人故害仁兼愛則失於為我

故害義此且就其害之顯然者言若為我害義兼愛害仁又其中之細者且未之及耳

執中者害於

時中

東鄉艾氏曰時中之說見於中庸至孟子有仕止久速願學孔子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及楊墨子莫之說

而大明孟子者中庸之功臣也使當時非孟子辭而闕之鮮不以子莫為能通乎道者矣

皆舉一而廢

百者也

虛齋蔡氏曰舉一而廢百百者多辭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百字對一而生也蓋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頭而最多若只執其一則其餘皆廢矣

紫峰陳氏曰仁義時中之道隨事而在其端有百只執其一則凡事皆不得其理矣所以為害道

因之吳氏曰只說楊子舉為我之一而仁皆廢墨子舉兼愛之一而義皆廢子莫舉執中之一而時中皆廢若說楊舉仁之一墨舉

義之一是孟子以為我為義兼愛為仁執中為中矣

闕異端正所以閑道術楊墨非中子莫無權而孟子均以為賊道正以明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曰楊墨之害道易見執中者之害道難知為其竊中之名以亂中也故章意重在子莫上

子莫設與楊墨並論正所以深闡之也不可以三子平看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之所貴者權

南臯鄒氏曰唐虞授受之中孔子得之為時孟子發之為權

楊氏曰禹稷

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

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

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

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省菴吳氏曰以中律楊墨

則楊墨賊仁義以權律子莫則子莫賊中。通考雙江聶氏曰子莫執中蓋欲監二氏之學擇為我兼愛之中而執

之而不知為我兼愛皆中也時當為我則中在楊子陋巷閉戶顏子是也時當兼愛則中在墨子過門不入禹是也

蓋中無定體與權為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變易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則以中而

賊道者何限蓋自堯舜之學不明而精一執中之學不傳往往固執之以求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

膠凝固滯着不得戰國以來無人識得權字亦無人識得中字故執一賊道之論孟子特為子莫發之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

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月川曹氏曰兩

甘字不好是不暇擇而得之即以為美意。次崖林氏曰甘者不甘而以為甘也故曰未得飲食之正人心

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莊渠魏氏曰

在急不暇擇中失脚。次崖林氏曰人困於貧賤則於富貴不暇擇雖不以其道得之亦苟且就之亦猶人困於飢

渴雖飲食不甘亦以為甘也故曰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觀濤王氏曰心害是主貧賤而實重在

貪富貴意。註云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謂不當得而得正與上不甘而以為甘相配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為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紫峰陳氏曰飢渴之害

渴字就當貧賤字看。嚴泉徐氏曰心為貧賤所害猶口腹為飢渴所害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整菴羅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景逸高氏曰心復於性則無飢渴之害。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儼弦徐氏曰分辨中便有堅確意如易所稱介于石是也。柳下惠進不

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

是其介也。元扈徐氏曰惠惟能介所以由由不自失若仇然與世浮沉何以為聖。觀濤王氏曰得三公

而失介是以三公之位易其介也。三公至貴特假設言以見其必不可易耳。○此章言柳下惠

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

顯聞幽之意也。觀濤王氏曰人但知惠之和而不知其介孟子特表而出之故曰聞幽。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

也。辟讀作譬。音勿與勿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次崖林氏曰此章當與論語為山章參看言有為要成功也掘井期於得泉為山期於成山有為期於成功一也為兼德學事功說○觀濤王氏曰有為者是奮發有為者顏淵云有為者亦若是語正相類下文又譬之棄井者則言其所奮發不可無成耳○紫峰陳氏曰不為則也為則必要其成此孟子警人之辭不是說有為者自不肯止也○麟士顧氏曰首句掘井宜一頓必要及泉已在其裏下反言之單主學說亦較捷○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

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虛齋蔡氏曰三之字皆指道言

謂之性者性是自然物事身體也言堯舜性乎此道者也湯武身乎此道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者也大註以仁義為言者道不外乎仁義如舜由仁義行便是性之性之謂得於天然也身之謂體之也有反之之功矣假之謂非身有之也借以文之而已○次崖林氏曰性是渾成底物身便能作為故取以立言性身本是死字此却做活字用○敬軒薛氏曰王者所存所行皆天理之公霸者則假天理之名以濟己私耳○彭山季氏曰此性之身之與下篇性之反之不同下篇是自然勉然之等此是發誠偽之意蓋出於性者是誠而身之則體此性也雜以人偽則離性而為假矣○麟士顧氏曰身之言從那身上做起假之如意在戰伐託言仁義○五霸興滅繼絕誅殘禁暴尊周攘夷題目儘好只是他本意不在此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

虛齋蔡氏曰久假便是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之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此兩句承上言五霸本是假之而終不自知其為假所以可嘆也○次崖林氏曰假之非真有也久假不歸便自以為真有不知其非真有也此句是歎辭○月林丘氏曰五霸假之也本欲以欺人惡知其非有也則又并之以自欺矣○觀濤王氏曰此章當體一有字堯舜所以有湯武能復其有總是真有者獨五霸則非有而託為有又併忘其非有故不可入堯舜道也○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耳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

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

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

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觀濤王氏曰伊尹言止不狎一句下五句敘其事太甲敗度敗禮故曰不

順義理伊尹不忍習見故放之于桐欲使改悟○文伯方氏曰兩個民大悅見伊尹之心足以取信於天下始悅其能正君終悅其能成君公天下而不私便在此處見得○通考次崖林氏曰予不狎于不順蔡傳似精蓋恐其狎習

不順義理之人。營宮而遷之于桐。欲使不狎于不順。則其遷有名而不為放也。與集註異。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觀壽王氏曰。玩次節賢者二字。可見此章是即伊尹以泛論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末節不可俱泛說。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微。徐氏曰。伊尹心

事如青天白日。篡竊之徒。自不敢以伊藉口。且伊尹借亮陰之義。而放之。桐亦非明言其為放也。霍光之舉。所以為不學無術。觀濤王氏曰。言伊尹上憂宗社之不保。下憫生民之無君。而無纖毫專權自利之意也。則可字亦見處變僅可之意。非正也。要說不得已意。省菴吳氏曰。伊尹放太甲。固是能權。尤是能公。權則正天下之為君者。公

則正天下之為臣者。放之於始。反之於終。上古未有也。天下不以為專。而以為悅。伊尹之公天下。所諒也。為放為反。皆為天下而非為已。後世豈可竊行權之名。而為篡君之藉口哉。通考東鄉艾氏曰。伊尹之志。從民大悅看出。所謂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志如此。泛說志字者。非是有云。天下之虛名不敢避。天下之大柄不敢操。是不免以伊尹為魏武。而又有云。百姓稱譽。達道可干。即民大悅。未可為有志。是不免疑商人為頌佞。莽新矣。皆非正旨。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

告陳相彭更之意同虛齋蔡氏曰其君用之其子弟從之

也次崖林氏曰小註作用不用未是其君用之用其言

弟從其教以丑疑孟子不仕無功故不可曰用為臣也

彥陵張氏曰安謂國祚鞏固富謂國計充實尊謂臣民具

瞻榮謂中外無侮貞父黃氏曰丑所謂不素餐以事功

言孟子所謂不素餐以道德言事功有售有不售道德則

無往而非用上孟守先待後只說得子弟從之一邊

此却以其君用之配說尤見舉國上下無不享其功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

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因之吳氏曰王子

明輕之也故孟子之論獨致其尊重之意

孟子曰尚志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

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觀濤王氏曰

於事未仕則事蘊於志故小註云如父在觀其志之志字

○尚志是高尚其志不卑污其志也尚字着力以下文觀

義者總是志不立若禽尚此個志來便浩然常伸於萬物之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孟子一生得力只操持此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備矣惡去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林

丘氏曰兩非字及惡在是也字不此士所以尚其志也次

是孟子斷語俱就為士者心裏說林氏曰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皆據後日言而其志則如是也所以謂尚志或曰

居仁由義若依後日言則士當窮居時獨無所居所由乎曰士當窮居時雖有所居所由亦必不苟但此不言耳○

虛齋蔡氏曰殺一無罪云云是說後來事須看朱子小註及新安陳氏謂此章分明說志便是未見於事也故問曰

士何事而答曰尚志分明是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

未○有○為○也○志○字○與○事○字○對○

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景逸高氏曰備

是體用完備於此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次崖林氏曰居

仁則有體矣由義則有用矣大人以天下國家為己責非

體用兩全不能任其責士未得為大人之事其所尚之志

必求體用兩全豈止欲為士哉窮則為士達則為大人仁

事字正應士何事。事字正見士之尚志。即事也。○因之吳氏曰：言士至於居仁由義，直已體備大人之事，安得謂之無事哉？必提出大人字面者，正見士完大人體段，以深著其不可輕也。○通考自溟徐氏曰：王子何事一問，明以孟子不為游說之術，謀人霸業而疑之。孟子說出尚志，又說仁義而專取不殺不取証之，明為儀秦者流動甲兵取金玉者刺其骨，耳末復露出大人字面，益見得泰山巖巖氣象。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

觀濤王氏曰：實無與齊國之事，特因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齊人皆信其賢然。

此但小廉耳。次崖林氏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即伊尹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亦非

小事，乃謂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者，蓋對親戚君臣上下言。則徒為小節也。○觀濤王氏曰：舍簞食豆羹之義七字，作小廉二字看，是字指不受齊國。○麟士顧氏曰：簞食豆羹四字，伏下以其小者小字。其辟兄離母不

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

而遂以為賢哉。嶧山鄒氏曰：仲子一生矯廉，至於廢大倫而不顧前，只辨其操不能克，未暇罪其廢

倫，故此又指而斥之，總是律之以大倫而小廉不足取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

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

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一事也觀濤王氏曰則如之何兼舜與臯陶註可據

通考麟士顧氏曰此如之何似只問臯陶後故曰然則舜如之何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觀濤王氏曰執之而已

已詳孟子本意分明是說執瞽瞍今人都說只是執法非執瞽瞍蓋孟子語氣稍有未安學者欲替他員融耳○初張氏曰言執法則瞽瞍亦不免於見執已而語氣特渾融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觀濤王氏曰禁謂止其執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

廢之也次崖林氏曰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

麟士顧氏曰此節方了臯陶義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

然樂而忘天下躡音徒所與欣同樂音洛

躡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

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

此意互相發觀濤王氏曰天下字以富貴言棄天下在未

處者去之遠則法有所不能加也此章語朱子頻提心

字是一章之大旨若論國體人情自有權變臯陶不必執

舜不必逃但桃應之間與孟子之答俱是假設此論只要

發出聖賢用心之所極耳臯陶之心但知有法舜之心但

知有父此心何有一毫私意首節是綱中三節言

臯陶之執法末節言舜之全親俱提出心字看

○此章

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

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

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

下無難處之事矣次崖林氏曰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

說都未粘着人情上蓋瞽瞍雖天子父然人不可妄殺臯

陶職在守法亦不可因天子之父而廢法故在臯陶只得

執之而天子之父非所顧也舜雖愛父然天下之公不可

廢使以天子之勢奪臯陶法而全父固不可然坐視其父

朱子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法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又曰亦須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為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則不可。○因之吳氏曰此章是論聖賢用心之所極。全重在心字。心對事看。事則畢竟還有變通。心則要天理人倫之極。致此萬世臣子所準也。汪氏數句說得甚好。言孟子之論。示萬世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父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猶可棄。况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

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

異也。

觀濤王氏曰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氣體隨居養而異。便見移。蓋居尊者氣自軒昂。養厚者體自舒暢。

也。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夫非以下方就王子說。○微弦徐氏曰目中望見王子意中觸着。廣居故發此歎。○紫峰陳氏曰夫非盡人之子與。連帶下宮室車馬衣服都與人同作一串說下。註中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貼在其居使之然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

也况居天下之廣居不可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粹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

者然也。虛齋蔡氏曰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其發歎之意全在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

發此歎非徒歆羨其勢位之氣害異於凡人而已也居天下廣居之氣象必然是粹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

體不言而喻矣。曰多與人同亦見終有不盡同處猶曰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月林丘氏曰居之移

氣與賤者異居廣居者之移氣則又與常人異矣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

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次崖林氏曰北無他居相似是孟子

之言下當貼云居之能移氣也可見而居廣居者信乎其能變化氣象矣。○虛齋蔡氏曰引魯君事為證證王于也

然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

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觀濤王氏曰首節即指待君子者言以食引起愛以

愛引起敬。只重敬一層。○愛敬何以有淺深蓋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或聞其名而慕之或意其可親而睚就之敬

則有尊德樂道意。○人養豕全不愛惜犬馬則有其愛惜之者故以豕交獸畜為別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

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

有也

觀濤王氏曰幣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而申上豕交獸畜之意耳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

拘留也

虛齋蔡氏曰虛字從無實字生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耳非謂君子當去不可虛拘也○次崖林氏

曰恭敬者幣之未將則恭敬有實矣若特以幣帛為恭敬幣帛未將之時原無恭敬則恭敬無實矣恭敬無實是豕

交獸畜之也君子豈可虛拘○觀濤王氏曰末節恭敬字

即次節幣字末節實字即次節恭敬字○首節言待君子

者不貴徒食徒愛而貴於敬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

言敬貴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

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又非兩層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

虛齋蔡氏曰非

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此形色平說故註

云有形有色然色非有出於形之外也故下文只言形○

少墟馮氏曰耳目口體為形視聽言動為色視聽言動之恰好處為天性不離氣天性不離形○

踐如踐

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

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虛齋蔡氏曰踐形猶云實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踐形猶言成人必盡人之道方為成人必盡形

之性方為踐形。次崖林氏曰踐形含個盡性在內聖人能盡其性所以能踐形曰惟聖人然後可是知人一個形

甚大未至於聖人亦云負此形矣。觀濤王氏曰踐者實

踐不虛也。形色既即天性則吾人虧一分天性此形色便

有一分虛浮不實處惟聖人天理渾淪全具無分毫虧欠

種種形色皆此天性充塞填滿在心為睿在目為明在耳

為聰在貌為恭在言為忠形豈有虛浮不踐者乎重勉人希聖人上。○程子曰此言聖人盡

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十分地位人必充得十分地位方

是踐形方滿。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

得那腔子。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

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敬軒薛

氏曰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東鄉艾氏曰形色

乃天性之所寓非形色即天性也此即有物有則洪範五事之意衆人不能踐形由氣質攻取二者耳所以惟聖人後能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嚴泉徐氏曰欲短喪只合依趙氏欲減而短之虛說若已說為期而丑乃作為期猶愈之論并

非徐徐之謂矣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

弟而已矣

紵之忍反

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

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

人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虛齋蔡氏曰自紵兄者言只是弟然孝者必弟

弟者必孝故并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可紵孝字屬喪之不可短也○次崖林氏曰教之孝弟只承紵兄之臂說

短喪之意在言外○觀濤王氏曰彼當自知四字及示之以至情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趣蓋人方悍然紵兄我

直禁之曰汝勿紵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紵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

何如也

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

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

者是非何如

次崖林氏曰丑之問意以其傅之所請若是則已為期猶愈之言未必非是欲即其傅之

事以自解也

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緜緣既葬除之疑

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虛齋蔡氏曰按儀禮

數語此便是終喪也疑當時此禮已廢之說為是若既葬而未忍即除則其請雖厚亦為過制矣其傳之所請殆未既葬而未忍即除者乎請者亦冀得如既葬而除云耳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

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

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次崖林氏曰王子之

不終喪厭於嫡母欲為而不得者也齊王之欲短喪三年之喪初無所禁得為而不欲者也欲為而不得則請數月

之喪者為是得為而不欲則謂為期愈已者為非其事絕不同安可以彼解此哉

○此章言三年

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

有以企而及之矣

觀濤王氏曰欲終之正是至情不可得是情屈於分也愈於已亦少伸至情矣

莫之禁而不為豈非自昧其至情而又莫為之教故與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觀濤王氏

曰所以教謂教之術也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一

李氏曰化者融然無迹有非人力所能與意。○彥陵張氏曰時字最重不先不後適當其可之謂時猶草木之得時雨生意勃然不知其然而然故謂之化。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

曾是已。次崖林氏曰時雨化者天資高學力到一點便化。如以四勿告顏淵遂請事斯語以一貫告曾子遂

應之曰唯是也。○虛齋蔡氏曰時雨化成德達財答問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

###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

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虛齋蔡氏曰成德自其天資之純厚而成就之達財自其

天資之明敏而成就之蓋人材所稟合下便有仁智兩類

○化字成字達字皆要仔細看見得古人下字不苟處○

次崖林氏曰德是心術近正底人仁義禮智得之有生者

未喪雖未喪亦不能保其全也成是涵育薰陶使之去其

偏而入於全去其疵病而一於純美也財是有技能底人

通於治國治民之理而能有為者也達是開導誘掖未就

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至其極者使至於極也○有德

未必無財有財亦未必無德分言之者自其所優言也。

###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次崖林氏曰答問亦是門人但

於材德未必有只隨其所問而答之便是教澤之所及

○月林丘氏曰就所問而答謂必俟其問而後答之也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

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虛齋蔡氏曰有

私淑艾。亦主教者而言。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

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次崖林氏曰私淑艾

是。不及門受業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是也。此時之相後也。亦有同時而地相遠。不及門受業者。亦有地相近。或有故

不及門受業者。然能私淑諸人。是皆君子教澤之所及也。○月林丘氏曰善治其身。不是以善道治其身。乃善其身。

治其身也。淑有進修意。所以長善也。艾有懲勸意。所以救失也。○觀濤王氏曰此一教。不論人品高下皆有。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虛齋蔡氏

曰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兼私淑艾說。大槩之詞。首句下註更仔細明白。學者但以彼為據。則於此亦有所不必泥者

矣。○彥陵張氏曰又申一語作結。總見君子施教之心。無一人遺在教外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

使彼為可幾及而曰孳孳也。幾音

虛齋蔡氏曰道為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觀濤王氏曰高是峻絕。美是精粹。即在高中串看。○月林丘氏

曰日孳孳謂得以用功也。且意正。是要孟子自貶以狗學者之不能。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

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

以狗學者之不能也虛齋蔡氏曰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

人正意却在下文此是比况下是正言也○觀濤王氏曰

拙工不善用繩墨者也拙射不善用彀率者也未節能字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

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虛齋蔡氏曰授以學之之法如孔子之博文約禮三

千之徒均此教也若顏曾之傳獨得其宗則所謂能者從之也而不告以得之之妙虛齋

曰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學者但當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

妙則無所容其力也力到功深則自然心領神會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

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觀濤王氏曰凡活物必跳躍躍如猶俗語云活

現註云已如踴躍而見於前正此意○上達之妙雖不可言傳却已寓在不言之中恍然心目之間掩藏不住故曰

躍如引而不發躍如也一氣下重躍如邊夫既躍如則學者只消一領會耳何至若登天之難乎○次崖林氏曰君

子教人看道當如何知便教人如是去求知看道當如何行便教人如是去求行若夫真實知得這道是如何真實

行得這道是如何。此是得之之妙。則不告之。非不告也。不可告也。何也。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故不可告也。然其所以真知得真行得者。已躍如而見於前矣。何也。但不用功則已。若一用功。則這個道理。便是吾所必得底。亦固不遠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

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因之。吳氏曰。言此道非絕德而不可求。喚不得易。如人立在地中。非遠非近。不易至。亦不難至。此所謂中道而立也。中者。謂在難易之中間。非如大中。

至正之說。蓋此處雖是說道。然道是君子教中所及之道。亦總是說教耳。公孫丑本意。只在何不使彼一句。孟子未節亦只應他這一句。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至得之之妙。則不發也。而亦已躍如矣。此正中立以待其從。授其所可受。而聽其所不可授。君子教人。一定不移如此。所謂成法也。安得自貶以徇人哉。不發躍如中立。是一項。

相連。總見教有成法。總是不容自貶。○觀濤王氏曰。中道中於道也。註云無過不及。謂固無不及於理。亦無太過於道。正中於道而立也。今人都不曉。認作大中之道。却於而立二字。文理不通。○立字極有味。是個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從之當與論語雖欲從之從字一例。作從而與之一看。君子中道而立。能者跟上來。便與君子同。一個地步。豈不是與之為一言外便見不能者亦未如之何矣。只重教不可貶意。勉學者意尚緩。○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首節五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次節喻言教不可貶。末節正言教不可貶。次節正意。即在末節。非兩意。○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

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虛齋蔡氏曰。此章孟子之

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

能藏者教有成法也。亦惟其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敬軒薛氏曰：聖賢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卽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具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議耳。是以知聖賢立教爲慮甚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漪園焦氏曰：引而不發，君子固是如此。然學者必須君子如此，康節子學於李之才，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蓋道理要自己領會出來，方有無窮妙處。若自己未曾見得到那地位，教者就容易與他說盡，則我自說我底，與學者

有何干涉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

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觀濤王氏曰：身出在有道內，道屈在無道內，有

道之時，身必出而仕矣。則道隨卽行出去，不使道離了身。無道之時，道必屈而不行矣。則身隨卽抽回來，不使身離了道。總是道與身不相離意。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觀濤王氏曰：以道殉人，道字輕。旣曰殉人，則必在道以殉之，失其身矣。

人亦曰殉者。隨他起。隨他倒。緊跟定不離也。故亦曰殉。○  
次崖林氏曰。未聞以道殉人。主意在此一句。當時仕者皆  
以道殉人者。也。故發此言。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虛齋蔡氏曰。所謂若在所禮者。意亦在貴與賢。

與。○觀濤王氏曰。禮字主答問。言不答其問。便是不在所禮。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

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

觀濤王氏曰。二字太含蓄。意則指挾貴挾賢。國君之弟是貴。知

來學是賢。賢字淺看。

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觀濤王氏曰。註意在心不虛上。心不虛。則言不入。非吝教也。○次崖林氏曰。問挾貴挾賢挾長挾故。皆不答是矣。若有勲勞而問。似不必計其有所挾。而亦不答。何也。曰。平日雖有勲勞於我。然當其有問。是其所無。欲求益於我也。若有所挾。是不以所無求益為重。從而答之。非但已失自重。彼亦從而輕之。不以為意。彼此皆失其正矣。此所以不答也。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

齊

蔡氏曰已以處事。此言不及者之弊。虛齋蔡氏曰二句同言薄以待人言。句便是一不及。一太過。不可以進銳退速貫上二項作一事說。○觀濤王氏曰無所不已。不可說此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若果事在可已已之。正是合該底了。只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倣此。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次崖林氏曰進銳不。但進修為治亦然。如

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嶧山鄒氏曰進銳者。未能得此。又欲留彼之謂。○觀濤王氏曰進銳如何反退。迷只看註其氣易衰。便見益進銳者不是真心。不進只是浮氣。這浮氣最不耐久。故進銳之時。便知退速。不待後來。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

弛。觀濤王氏曰此章依註分過不及說。總是人情必至之弊。理勢必然。同歸廢弛。二句有味。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次崖林氏曰愛是愛惜不暴殄

也。前篇告梁王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註謂樽節愛養之事。正是此愛。程子曰仁推已及

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次崖林氏曰仁

是視人猶已。以已及人。使人皆如已也。若以是施之物豈可哉。犬豕牛有當殺時。馬使用之乘載。如何使他皆如我。得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覺軒湯氏曰統而

字。乃吾性中之仁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者也。此從源頭上說分而言之則有序。序謂輕重緩急之序。此就本文處說。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

分殊者也。徹弦徐氏曰天地間理一而分殊。理一則齊親而不嫌於異。同則無為我之私。異則無兼愛之失。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

也無偽也。紫峰陳氏曰一本故有差等。此有差等處皆是天理之實無偽也。若兼愛則不情矣。○次崖林

氏曰此章言君子之施仁有等級而不混。上是不混下是有等。○因之吳氏曰施恩本是好事却用之不得其當親

疏倒置貴賤易等其究且窮焉而不可繼。必至無恩而後已。至誠之所以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只在此處

調停得好。故孟子云然一節總是施恩有序。但首二句猶輕輕說至下二句則明白透露出來。○觀濤王氏曰弗仁

弗親俱要兼理勢不可意。蓋物之多不能徧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徧親且親之則有兼愛二

本之嫌。○前兩而字作然而二字看後兩而字作等而下之。○四字看○虛齋蔡氏曰此章宜先排個物字。民字親字

在這裏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施之以親字付之於親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得其

分而不至於輕其所重重其所輕矣。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

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

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

而其為仁也博矣。次崖林氏曰。知者雖無不知。然天下之事多矣。如欲物物而知之。則知不能徧。

天下之事廢弛者多矣。故以當務之為急。急於當務。則大者既立。小者亦將以次而舉。事無不治。其為知也大矣。仁者雖無不愛。然天下之人多矣。如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能徧。天下之人。有遺者多矣。故急親賢之為務。急於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修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恩無不洽。其為仁也博矣。  
○莊渠魏氏曰。知者聰明過人。其於天下事。固無所不能知。然若要件件零碎去做。將那不要緊事。混着要緊底。如理亂絲。不得個頭緒。一齊亂了。知者正不然。識得個先後緩急之序。何者不當為。只檢要緊底做。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固無一物不在吾所愛中。然吾只一身。天下有許多人。無緣個個親得。須就許多人中。急急求其賢者。親之。使為我轉去。親愛許多人。纔得恩義周流也。

○因之。吳氏曰。當務之為急急。親賢之為務。此正所以合仁智之全要。識此意。蓋孟子此章論盡仁盡智之方。非示

以去煩就簡之法。要知。○觀濤王氏曰。知邊俱屬處事。仁邊俱屬待人。○當務空說。不指定何事。蓋亦隨其時事。不

同。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應智字。下段親賢之為務。五字。對上當務二字。急字對上急字。○堯舜先務。只據孟子所

言。如治水教稼敷教。明刑亦自明白。堯舜親賢。即堯以不

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也。○次崖林氏曰。使智而可以徧物。仁而可以徧愛人。則堯舜當先為之矣。

以堯舜之仁智。而猶不徧物。不徧愛人。况仁智之未必如堯舜者乎。○文伯方氏曰。大智不必

職。詳大仁不必躬。濟兩急字最重。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

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

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紫峰陳氏曰智急於先務仁急於親賢是謂知

務也。苟或舍重務輕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舍大務小如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觀濤

王氏曰未節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是之謂不知務句虛說言外見出智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猶

是耳。此章主人君圖治而言重一務字。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

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

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

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

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

務也。彥陵張氏曰此章重一務字。正為小智小仁而發世

其勢有所不能。若不在要緊處用之。則智必窮於所知。仁必窮於所愛。非惟不足為治而亦不成其仁智矣。把堯舜

提醒見得仁智至堯舜極矣。然知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親賢。乃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而世主奈何舍其所當

務務其所不必務哉。此之謂不知務。是通章結脉。虛齋蔡氏曰識其大體則心不狹知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也。

當務之為急。親賢之為務。但先務既治則凡在當治者當自無不舉矣。親者既親則於仁民愛物亦當無所不用矣。

故曰急先務也。急親賢也。非先務與親賢之外皆無所事也。此章乃平論智仁不可使急先務與親賢相混。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rmat, likely containing a commentary or a specific section of a classical tex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5 columns, with varying line lengths and some visible ink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